

站在窗边的汤川，定定地凝视窗外。他的背影，散发出一种遗憾与孤独。在草薙看来，既可以解释为是因为得知久别重逢的老友犯案大受打击，又好似是被另一种情绪笼罩。

“所以呢？”汤川低声说，“你相信那个说法吗？我是说石神的供述。”

“身为警察，没理由怀疑。”草薙说，“根据他的证词，我们已从各种角度采证过了。今天，我去距离石神住的公寓不远处的公用电话附近打听过。据他表示，他每晚从那里打电话给花冈靖子。公用电话旁边有间杂货店，老板看过貌似石神的人物。好像是因为最近已经很少有人用公用电话了，所以他特别有印象。杂货店老板还说，他曾多次目击石神打电话。”

汤川缓缓转身面对草薙。

“请你不要用‘身为警察’这种暧昧说法，我是在问，你相信吗？我才不管什么调查方针。”

草薙点点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实说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他的说法毫无矛盾，也合情合理，可是我还是无法信服。如果换个比较单纯的说法就是：我不相信那个人做那种事，这就是我的感受。不过纵使和上司这么说，上司也不肯理会我。”

“警方的高层想必认为既然已抓到凶手，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吧。”

“就算只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疑点也好，事态马上就会截然不同，可惜什么也没有，无懈可击。比方说关于脚踏车的指纹没擦这点，他说原来就不知道被害者会骑脚踏车来。这点也毫无可议之处，所有的事实都指出石神的供述是正确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让调查重新回到原点。”

“简而言之，你虽然不相信，却人云亦云地做出石神就是命案真凶的结论，是吗？”